

# 谭嗣同在甘肃的笔墨诗作

□ 王君安



谭嗣同

1865年3月10日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谭嗣同生于湖南浏阳,他的父亲谭继洵清光绪时曾在甘肃为官十二年,而这位英才有过一段随父寓居甘肃的经历。这段时光也让他甘肃留下了不少笔墨诗作。

光绪四年(1878年)春,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赴任巩秦阶道,在天水为官,他吏治有为,多有建树,留下“谭公蚕”等惠政,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评价他“实心任事,勤慎有为”。后于光绪九年(1883年)升任甘肃按察使,调至省城兰州,光绪十年(1884年)又升任甘肃布政使,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十二月离任,在甘宦迹前后十二年。

谭嗣同13岁那年从湖南浏阳老家来看望父亲,第一次来甘,将近一年,17岁再来一待三年,20岁末再来一待两年半,23岁末再来四个多月,前后四次,从13岁到23岁,这十年中有将近七年是在甘肃度过。



北宋文学家、画家张舜民石刻

## 古韵甘肃

遮阳山位于我省定西市漳县大草滩乡境内,因“日出而为山所蔽”得名,它有着西北少见的“天坑地缝”岩溶地貌:岩溶平面、峡谷、石缝、裂隙、洞穴、漏斗、洼地、竖井、天坑、天生桥,再加上少量的丹霞地貌,自然景观独具一格。

遮阳山摩崖石刻迄今发现的有30余处,还有相当一部分湮没在历史的荒草中等待着人们去寻找。翻阅《岷州志》等史籍,可以查阅到历代,有不少文人墨客在遮阳山“千丈潭”“夷门洞”“东溪”“西溪”“寒峡”“星石门”“云叟洞”等景点留下刻石,北宋诗人张舜民、游师雄名列其中。

来到甘肃后不久,他就写了一首《望海潮》:“曾经沧海,又来沙漠,四千里外关河”,后面又说:“拔剑欲高歌。有几根侠骨,禁得揉搓”,他自我评价“尚觉微有气骨”(见《谭嗣同集》),这般心境,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,实属不易。

据说这是他生平唯一一首词作。不轻易填词,为何要选《望海潮》这个词牌?似乎和兰州有很大的关系,因为历史上写兰州最有名的一首词,就是金人邓干江的《望海潮》:“云雷天堑,金汤地险,名藩自古皋兰。营屯绣壁,山形米聚,喉襟百二秦关。鏖战血犹殷。见阵云冷落,时有雕盘……”这首词因其豪迈苍劲的笔锋,被誉为“金人乐府第一”,谭嗣同游历西北后,同那些自古途经陇上的边塞诗人一样,胸中燃起苍茫之感,笔下就有了豪侠之气。

梁启超在《谭嗣同传》中称他是“少倜傥有大志,淹通群籍,能文章,好任侠,善剑术”,故而有“剑胆琴心”之美誉。说起“少年豪侠”谭嗣同,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,是他17岁那年,在湘军安定大营中,总领军中将士带他骑马出塞,路上遭遇飞沙走石,风吼狼嚎,他们弯弓射箭,驱逐野兽,然后夜宿黄沙,饮黄羊血,“杂雪而咽”,激动时更是“拔琵琶,引吭作秦声……欢呼达旦”。这还不够尽兴,两年后的一个隆冬,他又一次带着一支骑兵,于冰天雪地之中,策马驱驰河西走廊七天七夜,行程一千六百余里,“岩谷险深,都无人迹,载饥载渴,奔冰作糜”(见《谭嗣同集》)。上一位这样在西北奔驰的少年,还是冠军侯霍去病。

这次难忘的经历后,他在兰州写下两首军旅题材的诗,其中“横绝大漠回奔星,雪花如掌吹血腥”(《西域引》),“笔携上国文光去,剑带单于颈血来”(《赠人塞入》),其实都是他的所见所闻,自我写照。有这种豪情,就不难理解,他此后如何能舍生取义,凛然赴死!

因自幼往返于湖南老家与甘肃之间,他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“行万里路”,“合数都八万余里,引而长之,堪绕地球一周”(见《谭嗣同集》)。大概统计,这七八年间,他曾游历十二省份,名山大川,开阔眼界。尤其在西北,他自称“足迹遍陇右”

(见《陇山》),这里雄浑广袤的地理,淳朴坚毅的风情,对他个性的养成,不无作用。你看他题写西北的诗文,“万山迎落日,一鸟堕孤烟”(兰州作《病起》),“班马肃清霜,严城暮色凉”(安定作《冬夜》),“远天连雪暗,落日入沙黄”(会宁作《白草原五律》),“壮士事戎马,侯封入汉关”(兰州作《别兰州》),“秋气悬孤树,河声下万滩”(兰州作《憩雨五律》),“寒中鸡鸣噪,雨背雁声高”(兰州作《秋夜》),“斗酒纵横天下事,名山风雨百年心”(兰州作《夜成》),“烟消大漠群山出,河入长天落日浮”(兰州作《拂云楼诗》),“隔断尘寰似海,划开天路岭为门”(平凉作《崆峒》)等,都一如古人边塞诗中的万丈豪情,千古苍茫。流连陇山陇水之间,他曾写过一首长诗《陇山》,其中有“何当直上昆仑巅,旷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苍。山苍苍,有终止。吁嗟乎!山之终兮水之始”。后来他自号“莽苍苍斋”,或也与此相关。因为他的眼界,如苍莽乾坤中的鲲鹏,早已不拘于一时一地,方才二十左右,即已经有气通万代,神游八荒的胸襟。

当然,在甘肃的这段岁月里,有侠骨,也有柔情,这也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段温存。18岁那年,他在兰州,与湖南名士李寿蓉之女李闰成婚。李寿蓉,就是大名鼎鼎的湘中名士李善仙,也是史上知名联家。结婚时,老丈人送给他一副对联:“两卷道书三尺剑;半潭秋水一房山”。而且特意用笔势纵横有力的颜体书写,可见是深知这个女婿脾性的。

新婚之时,他们正随父亲居住在甘肃布政使署后花园。那年,谭继洵将花园修葺一新,题名“憩园”,并广植良种牡丹,时人称为“兰垣之冠”。谭嗣同回忆道:“甘肃故产牡丹,而以署中所植为冠,凡百数十本,本著花以百计,高或过屋。林亭之胜,复绝一时。”(见《石菊影庐笔记》)。父亲还命他为园中小景题写楹联,这位翩翩公子,也由此为黄河之滨留下了几副佳句。

如园中有亭,因四面开敞,命名“四照厅”,谭嗣同题联:“人影镜中,被一片花光围住;霜华秋后,看四山岚翠飞来。”早前不知何人巧思,在园中立有一镜,这样人在镜中,镜在花中,花光交辉,别有情趣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一代楹联宗师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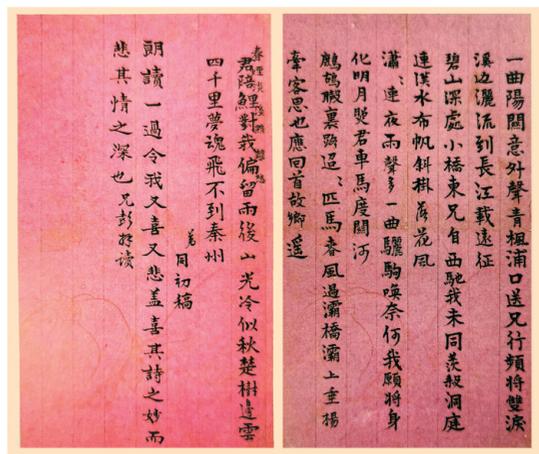
章钜曾奉任甘肃布政使数月,也曾为这里写过一联:“万色云霞花四照;一潭水月镜双清。”两位大家隔着时空同题唱和,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园中牡丹深处,有“天香亭”,取“国色天香”之意,谭嗣同亦题有联语:“娟娟雨添三月翠;鼠姑风裹一亭香。”此联初见者,不免被前面两个生僻的典故犯难。娟娟,指雌娟,宋人陆游有诗“村路雨晴娟娟喜,射场草绿雌娟娇”。谭嗣同用它来形容春雨。鼠姑,其实是牡丹的别名。明人唐寅《题牡丹画》诗就有“谷雨花枝号鼠姑,戏粘彤管画成图”。这两个典故,一写春雨,一写牡丹,十分切题,又十分工巧。如其父谭继洵也题此亭一联“石古苔生遍;亭香草不凡”。点染天香,自是不凡手笔。

谭嗣同曾说,当年“尝撰联语,遍帖园中”,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几副,其中最经典者,当属题夕佳楼联:“夕阳景色横危槛;夜雨河声上小楼。”憩园本就傍临黄河,登临夕佳楼,“风景远近可一览无遗”。此联一句漫赏河滨夕照,一句静听夜雨激流,文字爽快,诗意盎然,诚如近代联家吴恭亨所评“写景中暗寓言情,款款如揭,名作也”(见《对联话》)。在这里,他还曾写有一首《憩园秋日》的小诗:“小楼人影倚高空,园尽疏林夕照中。为问西风竟何著?轻轻吹上雁来红。”此时的文字,满是风流倜傥的公子情怀,毕竟新婚燕尔,毕竟才子佳人,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。

“前度别皋兰,驱车今又还。两行出塞柳,一带赴城山……”就像这首名为《别兰州》的诗一样,24岁那年,谭嗣同最终还是告别了这方土地,带着秦声,带着憧憬,带着忧愁,带着无限苍茫,从此走向了他人生的另一段非常历程。

不过八九年后,他就以一腔豪情,血洒京门,为世人留下了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绝唱。笔下的昆仑,高峻挺拔,云山万仞,正是西北的象征,这也是他与西北的最后感应。人生最后的时刻,他仍对大西北念念不忘。直教人想起他曾在兰州凭吊一处古迹的几句诗:“白塔无凭飞鸟回,苍梧有泪断碑空。惊心梁苑风流尽,欲把兴亡数到头!”



谭嗣同十五岁时《送别仲兄赴秦陇省父》诗手迹



谭嗣同《莽苍苍斋诗》书影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# 遮阳山为何多有文人墨客印迹

□ 刘小雷

米厚,按照残片的弧度计算,碗深约12厘米,直径约22厘米,比现在最大的牛肉碗要大出许多。有学者风趣地揣测这座城堡的军卒个个都是食量好、体格好的彪形大汉。

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堡在《宋史》《岷州志》《漳县志》等大量文献中屡次被提及,这正彰显它曾经是边塞的军事要地,维护着大宋王朝的一方安定。

唐朝末年,陇右失陷于吐蕃,后来虽被张议潮收复,然而熙州(今临洮)、河州(今临夏)、岷州(今岷县)、洮州(今临潭)等长期处于吐蕃统治之下。直至北宋熙宁六年(1073年),宋神宗派王韶、张守约等经略熙河,大败吐蕃,以上四州及邻近地域全部收复,命张守约为岷州知州。

为了巩固边防,加强战备,第二年,张守约亲自选址设计,广征劳工,在遮阳山大兴土木筑城,眼前这座宏伟的城堡随即在汉蕃通道上拔地而起,名曰“遮阳堡”,它成了扼番障陇的军事基地,一座名副其实的军城。与此同时,又在今东溪和西溪峡口外各设有一小寨,与总部遮阳堡遥相呼应,互为犄角,今歇店子村和香坊村为练兵场。

15年后的哲宗元祐二年(1087年),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鬼章以今岷县维新乡一带为根据地,煽动、逼迫士兵和百姓发起叛乱,战事涉及遮阳堡一带。北宋朝廷又派兵部尚书孙路、钦差大臣游师雄等,前往岷州、洮州地区平定清剿。

游师雄不仅是苏东坡的好友,还是大儒张载的“关门”弟子,张载曾写下著名的横渠四句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

万世开太平。”游师雄不仅仅以诗人、书法家为世所知,他文武双修,通晓兵事。平叛胜利后,游师雄写下了脍炙人

口的诗章《生擒鬼章、庆忻偶成》:王师一举捷于雷,顷刻俄闻破寇回。且喜将门还出将,槛车生致鬼

章来。游师雄写下祝捷的诗句时,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也在遮阳堡一带,他目睹了这场大捷,于是和游师雄诗韵,欣然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《启至大寨,闻擒鬼章,捷书上奏,喜而进诗》:

千仞溪中石转雷,汉家万骑捣虚回。定知献馘番维入,看即称觞都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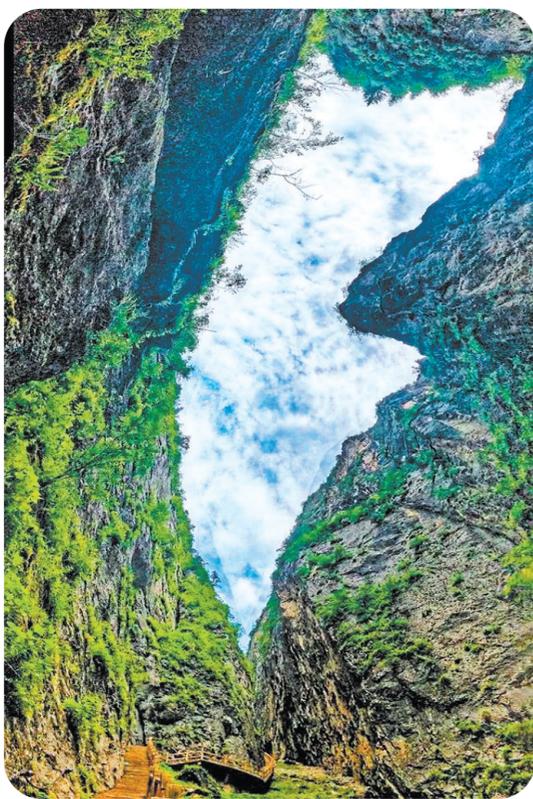
诗中直述遮阳山的景色,“石转雷”是指西溪洞瀑布冲击巨石,发出如雷一般的响声。“捣虚”意为乘虚而击之。“番维”指吐蕃鬼章等人。“称觞”意为举酒欢庆。“都户”为官职名,指种道。

游师雄、孙路、张守约等人驻足遮阳堡,军政闲暇之余,文人的性情便显露出来,他们终日徜徉于山水之中,并留下了许多摩崖题刻。此后,将军政要,迁客骚人多会于此,遮阳山遂成上驰名,军事要塞遮阳堡的大名亦永载史册。

而苏东坡的另一好友北宋文学家、画家张舜民的仕途生涯,也和甘肃密切相关,他至少三次到过甘肃。第一次是他考中进士后,被朝廷任命为襄乐县令(在今宁县)。第二次,在元丰四年,他受环庆帅高遵裕的邀请,担任幕僚,跟随宋军进攻西夏。第三次,元祐年间在秦凤路任职。在秦凤路任职时,他自然有机会到如今的漳县境内,因为岷州当时归秦凤路管辖。

一次北宋少有的大捷,促成了名士们的雅集探险之旅。

游师雄、张舜民以及黄庭坚的诗文,给遮阳山的“天坑地缝”的自然奇观着实增加了几分文化风景。



遮阳山的天坑地缝地貌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